

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

XINHAO WENKU  
心跳文库

# 坠落

Falling

[美] 克里斯托弗·派克 著  
Christopher Pike  
马晓明 蔡羽翾 译

恐怖杀手上演“强酸”杀戮游戏

群众出版社



# 坠落

Falling

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坠落 / [美] 派克著; 马晓明, 蔡羽翬等译.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9.5

书名原文: Falling

ISBN 978-7-5014-4463-2

I. 坠… II. ①派…②马…③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68162 号

## 坠 落

---

著 者: [美] 克里斯托弗·派克

译 者: 马晓明 蔡羽翬

责任编辑: 张 蓉 张 晔

封面设计: 安宁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[www.qzchs.com](http://www.qzchs.com)

信 箱: [qzs@qzchs.com](mailto:qzs@qzchs.com)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312 千字

印 张: 11.875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463-2/I·1846

定 价: 29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# 第 1 章

每天早晨马特·康纳尔醒来时所感觉到的就是痛。很久以来，他总是昏昏沉沉，然后感到胸口的一种失落，慢慢地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紧跟着这种痛而来的是一袭爱意，他永远都想着金黄色阳光中她的微笑和头发。他仍然爱着艾米·泰切尔，他会永远爱着她，而他对她还有着不可言语的恨。

那是个特别的早晨，因为这一天马特将开始他的假死计划，并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，而他并不是个天生大胆的人，可是艾米将他变成他原本不是的那种人。

他将闹钟设在六点，但五点就醒了。他又闭上眼睛，翻了个身，却已经毫无睡意。痛苦让他不知所措。他起床后不会再回到这张床上，也不会再见到他的这间屋子，以及他的其他东西。他并没有很多东西。这一天他三十岁了，他悲伤地想着，他几乎什么都没有。

这些短暂的想法更坚定了他的决心。他的胃有些痉挛，心脏几乎要跳出来，但是他还是要继续他的计划。如果他得不到爱，那么她也别想得到。他感叹着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男人得出同样的结论。

马特从床上爬起来，洗了个热水澡。今晚，如果他不当心的话就会洗个冷水浴。他是个优秀的飞行员，却是个毫无经验的跳伞运

动员。当然，不是很多人需要在晚上跳伞降落到海中央的船上。然而这样的一个挑战并没有像其他困难那样让他气馁，其他的困难会随后而来，在他死了以后，那时他不会再遭到谴责。在那之前他只能按计划行事——只做不想。

可是，他仍然想她，艾米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诅咒。

家里没什么吃的：一纸盒牛奶，一条面包，两根熟透了的香蕉。他把面包烤了一下，涂上果酱和黄油，喝光了牛奶，同时打电话给妈妈。她住在九十英里以外的圣巴巴拉，在他圣摩尼卡的公寓北部。他妈妈总怪他从不细嚼慢咽，他认为自己缺乏耐心，还有其他东西。

时间还早，可是妈妈在铃响后第二声就接电话了。得知他这天要到晚上七点才能到达他的生日宴会，她有些不高兴。而那个并不重要的想法却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安，妈妈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“你干吗非要在今天完成潜水课？”他们聊了一分钟后她问。

“我想要潜水证书很久了。生日这天能获得这个证书让我感觉接下去的十年我要交好运了。”

“你已经拥有了该有的一切，马特，既然辛迪是你的女朋友，今晚她会早到吗？”

“我不清楚，我待会儿会打电话给她。”

“她没在你那儿过夜？”

妈妈有些含糊其辞。比起艾米，她更喜欢辛迪。他的朋友和家人都不喜欢他的前任女友，他们看到她对他的所作所为，至少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。

他也喜欢辛迪·费尔斯通，她是个好女孩儿，但他不会真的喜欢她，因为她不是艾米。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，可他继续和她约会，即使看到她正在爱上自己。她是他的保险，为他的计划添加砝码。他有女朋友，警察会对他们自己说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他生活得好好的。他的死将被认为是一个意外，仅此而已。

“是的，她没在这儿过夜。”他回答道。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，

在这一点上，他还是少说为妙。

“你们俩相处得如何？”

“挺好的，”他只得撒谎，“我对她很好。”

“你的生日宴会让她很兴奋，绞尽脑汁想着应该送你什么礼物。你会得到一个惊喜的。”

“我喜欢惊喜，”他突然加了一句，“我跟您提过我必须弄好奥林吉县那儿的一个浴室，我今天最好要去一下。”

“周六你不该工作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应该享受一下，你不会永远年轻。”

“我很快就能享受了。”他喉咙有些哽咽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妈妈的声音。她很晚才生下他，在她四十岁的时候，去年他爸爸刚刚过世，他没有兄弟姐妹，他是她的一切。她的心很柔弱——他的死会要了她的命。他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，然而这并没有中止他的计划。他所遭遇的伤痛比血缘来的更深。他必须要说再见了。他又说：“今晚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。”

他妈妈可能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些什么来。

“多保重，儿子。”她静静地说。

“您也是，妈妈。”

他放下听筒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心跳不再那么猛烈，内心是冰冷的。今晚冰冷的海水——如果他会遭遇的话——会是他想要的。为了他所不能忍受的痛苦，他应当去受苦。

辛迪周六总是睡得很晚，但她不介意被吵醒。三个月前他在圣摩尼卡的一家咖啡店认识她，此类深夜的邂逅承诺总是多于实质内容。她正在画建筑制图，是她设计的。他们开始谈论洛杉矶的高楼大厦，她知道很多城市的主要建筑。他不记得谁先打招呼，但他们分别时，她主动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。她喜欢冒险。后来，她告诉他，他也许是个危险的角色，这点让她很兴奋。这样的评价让他忍俊不禁。

很少有女人看上他。六英尺高，身材健硕，唱诗班男童般的棕

色蓬乱头发，深邃的眼睛——他认为自己很英俊。可是他非常腼腆，并不引人注目。辛迪刚好相反，她会知道公交车上擦桌子的男孩去哪儿上学，对她来说，跟他人的关系很重要。她觉得他们之间有某种关联，但她还在试图搞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能很亲密。她怀疑艾米是个继续存在的问题，在说到他们过去的时候，马特总有些含糊其辞。

像他妈妈一样，辛迪也很快地接了电话。他能够想象得出她带着睡意的笑容。红头发，雀斑，她像个热情瘦长的洋娃娃。她在硅谷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每天早晨上班前她会慢跑五英里。她发誓将来有一天她会建造完美的家，她认为他将和她一起住在里面。他也承诺将帮助她来完成，但他知道这永远不会发生。有时候和她在一起只能让他更想念艾米。

当然，对一个心理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，他们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他对待辛迪像一开始艾米对待他一样，他们之间像六十年代的流行歌曲——他一直让她留恋不舍。艾米甚至好几个月都不让他吻她。而跟辛迪亲吻的时候，他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可他还是这么做了。

“我正在想你。”她用充满睡意的嗓子说着。

“你在睡觉。”

“可我正梦见你，”她打了个哈欠，“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，嘿，生日快乐，三十岁什么感觉？”

“不错，你好吗？”

“好极了，我很期待今晚你的生日聚会。我真想和你一起飞到卡特里纳去，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呢？”

“最好你比我先到我母亲那儿，你可以陪陪她。”如果他的母亲得知他飞机坠毁时辛迪能在身旁，他会很高兴的。辛迪很坚强，她能够陪伴他的母亲度过最初黑暗的日子。

她抱怨说：“你真难弄，嗨，我要那个教你飞行的人的电话，你说过他可能想和他女朋友一起来，他是不是叫克拉克？”

“是的，我等会儿给你。”他不要克拉克出现在聚会上，他不要一个专业人士——跟他私底下有关系的——去圣巴巴拉机场研究显示他的飞机坠落前航线的雷达磁带。倒不是因为克拉克可以发现什么疑点，但没人能保证万无一失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她问。

“我在路上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又是一个他无法实现的承诺。他不想再跟辛迪联系了。如果检查他的手机记录，就能发现上午他并不在奥林吉县。

“好的，”她的声音柔和下来，“我想你，我想现在就跟你在一起，躺在你的身边。”

他们有八次在一起睡觉，却没有做爱。他跟她说他接受一个人很慢——这是艾米最爱说的台词。奇怪的就是辛迪跟艾米一样迷人，可当他赤裸着躺在她身边时却毫无感觉，心中唯一有的是跟艾米在一起的渴望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见他没有反应，她问道。

“哦，只是在想今天要做的事。”

“你想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今晚我会见到你的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“我今晚可以和你一起住在你母亲家吗？”

她想做爱，通常他会用他以往的套话来回答——“再说吧”。而如今，所有的承诺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他毫无理由不去给她一个梦想，而艾米却连这都不肯给他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他说。

她叹了口气，“我想我可以去爱你，马特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”他回答道，这是他说过的最糟的谎言。他必须在带给她更多伤害之前挂上电话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
他这话听起来很突然，他不该表现得很矛盾。

“你没事吧，马特？”她问。

“我没事。”

他们互道再见，是该开始漫长一天的时候了。

西蒙·席勒，是时候变成一个警觉的自我了。他的改变分几步走，首先，他得拿到他的另一辆车，一辆旧的本田思域，两个月前他以那个名字注册了。那辆车停在离他公寓五个街区以外——目前——尽管他很少把它连续两次停在同一个地方。车里放着他的化妆工具：一个金黄色假发，八字须，络腮胡子，绿色隐形眼镜，他还有一个化妆包。当他以西蒙的身份出现时，他把他的皮肤晒成深色，戴上墨镜，连他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出来。

早晨的空气很清新，二月阴沉的天气，他在空荡荡的街上走着。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想好计划的所有细节，唯一会坏事的是意志的薄弱，不管如何，艾米的背叛所带来的痛苦困扰着他的步伐，他不用思考就能感觉到她对他的残忍。他的存在只是为了痛苦的存在，最后那就是他实施这个计划的原因，如果不去寻求报复他就活不下去了。

但是如果他最终报仇成功了，可没能使伤痛停止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

他情愿不去想这个问题。

一次他开车去一个废弃的超市停车场，化了妆。这些东西是他在好莱坞的一家化妆服饰店买来的。粘胡子的胶水让他很痒，后来他自己蓄了八字胡，就不用装假的了。这些小事情也有可能坏他的事。但他变成西蒙·席勒很有经验了，不到十五分钟就化好了妆。

他的下个目标是小艇船坞，往南几英里。这天的计划很紧，不过，他又向北朝布兰特伍德开去，艾米和她丈夫住在那儿，用花花绿绿的钞票买的一栋漂亮房子，戴维同时把她也买了。

或者说至少马特认为这是她背叛他的主要原因。

他把车停在他们房子的半个街区以外，熄了火。望着他们家的黑色窗户和砖墙，他想他们正在做什么。时间还早，他们可能还一起在床上，天气很冷可是他们可以赤裸着躺在毯子下，戴维会侧过

身轻轻抚摸她的乳头，她会醒过来，微笑着，把手伸向他的下身，这种煎熬又开始了，对他来说……

说这是场噩梦的确是陈词滥调，可这的确是。七个月前他撞见他们在一起时，他便陷入了恐惧之中，至今无法自拔。晚场电影结束后，他们在布兰特伍德的一条小街上拥吻。他正好出去买东西吃，他家里从没有吃的东西。她说那个周末她要离开那个城市，可她只是去了离家几英里的地方，她去跟另一个人上床，而她甚至都不跟他做爱，甚至在他们相识了一年半以后，甚至在她和他口交过一百次以后，并承诺他们不久就会永远在一起。他的艾米，在她前男友的怀抱里，一个她诅咒着说她恨他的男人。

那一刻他崩溃了，生命中所有的快乐和珍贵的东西都蒸发了，他继续呼吸着，可空气中只是充满了幻想，一切都在痛着，甚至是他的头发，更糟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好起来。他在想不知是否是因为她是他的灵魂伴侣，如果他伤害了她，那他是否伤害了他自己的灵魂？不管如何——去他妈的，让她去死吧。他希望在他死的时候，理由永远是因为再次见到她的想法——甚至在另一个躯体里——让他觉得想吐。

可是他仍然疯狂地想念着她。

他正好要走了，突然门开了，艾米走出来，她怀孕好几个月了，穿着白色浴袍。她的大肚子让他吓了一跳，他知道她怀孕了，已经八个星期没见到她了。他拼命想改掉监视他们家的习惯，邻居都会看到的，他不知道她已经怀了多久了，只知道这肯定不是他的孩子，因为他们从未性交过。他们最后谈起时——在他撞见她 and 戴维在一起以后——她发誓她是一个月前才开始见她的前男友的，可是她撒了很多谎，她再发誓又有什么用？

艾米很美，她有一半哥伦比亚血统，一半英国血统，长着褐色长发，雌鹿般的褐色眼睛大而深邃，仿佛能夺人心魄。他还记得她过去常常望着他，那时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她那迷人的目光，像通向灵魂的透明窗户一样纯洁。

很快她的背叛让他的情感充满了疑惑，因为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，她既不是谎言家也不是骗子，这一点他很清楚，因为他曾经注视着这双眼睛。然而这一切都是游乐园中的镜子，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爱只剩下他的了。

她浅褐色的皮肤上有些雀斑，特别是鼻子周围，她的鼻子小得可爱，她的脸圆圆的有着异国风情。她很安静，那总能让陌生人误解为深沉，事实上，艾米比他还要害羞，也不善于交际，除非她跟这人熟了，否则连谈话也很困难。可和他在一起她很健谈，她最喜欢电影和书，她会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故事，每个角度都很独特。

最美的是她的嘴：大而丰满的唇，洁白的牙齿像来自卡地亚的珠宝。她吻他的时候，他常常感到即使明天就死去生活对他也不薄了。

“嗨，亲爱的，”在她拿报纸的时候他轻声说道。她进门时停了一下，转向他的方向。这是一幅珍贵的画面：瀑布般的长发，一举一动的优雅，都因为她的怀孕而不可思议地变得愈加美了。他还记得抱着她的感觉，那种怡人的温暖。

他并没有慌张，在清晨的朦胧中，她看不到他，况且，他是西蒙·席勒，只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坐在车里。

她往他的方向凝视了一会儿就进屋了。

他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痛：痛苦和爱，魔鬼刺痛了天使。但不久他也会给她这样的痛苦，这让他怀疑是否自己也是个恶魔。而他以前也曾有过这些心理斗争，他不会改变他的计划。他发动了车，朝高速公路开去。

他曾以西蒙·席勒的身份去过码头，租过今天要租的船，还往北开船去了凡吐拉水域。租金付的是现金，就像他今天早上计划的那样，他在网上买了一张假的信用卡——现在没什么在网上买不到的——但他不想用它，因为他怕能查到他。

这艘船甲板很宽，有三十英尺，有两个两百马力的引擎。宽度

很关键，因为他计划跳伞到甲板上。由于他还想把船还回去，他租船时不该有什么麻烦事。虽然如此，如果警察拿着他的照片到港口查租船的事，即使他乔装打扮，还是可能被认出来，接着人们会觉得奇怪，因此，他想尽快离开港口。

他需要将三样特别的東西带上船：一个充气橡皮筏、信号灯和另一个锚。他的橡皮筏并不小，他还准备带一个发动机装在橡皮筏上，这样他可以回到岸上，发动机也不小。一个哈里海洋租借店的人过来帮他，马特对他挥挥手示意不用，可是这家伙似乎很想要点儿小费，马特拿到船的钥匙后，他跟马特回到车那里。马特打开后备厢，这人看到了瘪的橡皮筏，看起来很迷惑。

“你是要去潜水吗？”这人问道。

这倒是个带橡皮筏的理由，可是马特无法掩饰他并没有带潜水装置的事实，于是他有了主意。

“是啊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我去卡特里纳接我的朋友们，我们在那儿租潜水装置，然后去后面的山洞。”

“你要潜水装置吗？我们这儿也出租的，我保证查克会给你一个好价钱，因为你这儿租了船。”

“不需要，谢谢，我的朋友们已经预订了。”

“嘿，我叫蒂姆，”他伸出手，马特不得不和他握手，“真的不要吗？查克肯定会给你便宜的价钱。”

“我真的不需要。”

蒂姆长着草莓红头发，歪嘴巴，一双肥大的脚，就他们走到车那里一小段路，他就拍了马特两次。现在他奇怪地瞥了他一眼，“我想你跟查克说你是要去南边钓鱼？”他问。

“之后我是要去那边，我租了两天船。”马特说。

他点点头，马特弯下腰对着后备厢。“我帮你把发动机放进去吧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蒂姆摸了摸信号灯和备用蓄电池，“这些是干吗用的？”

“哦，这是舞台灯，别管它。”

“你不把这些带上船？”

马特耸耸肩，“不，我要这些干吗？”

蒂姆坚持要帮他拿橡皮筏和发动机，马特塞给他五块钱并谢谢他，可这家伙就是不肯走，而马特要拿上灯才能离开港口，他需要这些灯朝上照射，给船在大海中央定位。这个讨厌的老蒂姆，他想聊湖人队，聊店里跟他一起工作的女人的乳房，还有昨晚他如何喝得烂醉。最终，马特不得不发怒让他离开。

蒂姆愤然离去。

蒂姆会记得他，如果有人来问他的话。

马特回到车上，用毯子把灯包好，最后放到船上。值得庆幸的是，锚和绳子藏在一个大的双肩包里，没被发现。他把东西都塞在下面，发动汽车飞速离开海港。

海湾很安静，特别是对周六来说，早晨的阴暗可能让那些昂贵的帆船和他们坏脾气的主人望而却步。在他入海的时候，风激起了碎浪，但是他的船——米斯特里斯号——走得很稳。转向北面后，他锁住方向盘，专心摆弄折叠橡皮筏和脚踏泵。他的左边是蜿蜒的海岸线，在灰暗的光线中有些阴郁。他开始为橡皮筏充气，要花很长时间，脚踏泵是聚会上用来充气球的。

这些事很机械，让他不够专注，他的思绪又开始飘荡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去想他们相遇的那一天。

他出去散步，经过一个公园。那时他二十八岁，他刚获得承包商执照两年，已经有干不完的活儿。他尤其擅长装修盥洗室，不管是质地粗糙的墙纸还是糟糕的水管设备，有些时候几个星期内他花八十个小时弄三个盥洗室，就赚到了四千美元。他记得那天早晨他正在想也许某一天他就结婚了，这是他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的。很久以来他一直努力干不同的工作，现在他有辆新车，在一栋富丽的高层住宅楼中有一间大面积公寓，可是六年来他从未有过真正的恋爱，他是个准备好陷入爱河的人。

他看到了她，手里拿着风筝和线，后面跟着个四岁的孩子，她有一张洋娃娃般的脸。当然他知道表面上的天真是不可信的，可她身上有些东西让他回首美好的过去——那些他从未真正经历过的日子。他想象着她会站在夜色中熠熠生辉，她是一幅脆弱的画，他发觉这让他着迷。他不知道脆弱的人常常有着可怕自我，会做可怕的事。

他停下来问她在做什么，她无奈地指指风筝。

“我们想让风筝飞起来，可是没有风。”她的声音温柔得简直听不清，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，这让他忍不住想这孩子是不是她的，可她的身体语言说不是。

马特指着停车场，“这儿树太多了，你应该走到海滩那儿。”

她点点头。她没有要他走开的意思，但她也不是特别自在，他提出帮她拿风筝，他对自己的勇敢有些吃惊。

“我可以先跑一下，我以前在高中里常常跑步，我也许能让它飞起来。”

“你可以吗？”那小女孩问道。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，那孩子有着同样的拉丁式的美丽眼睛，像泪珠一样长的睫毛。

“当然，”他看了一眼那个女人，“如果你没问题的话。”

她犹豫了一下，“好的。”

他拿起风筝和线，去找一条跑道。这个公园很糟糕地布满了树，可他仍然决心要让这讨厌的东西飞上天。风筝很艰难地飞起来以后，他放出了线，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股看不见的气流，他可以慢下来。风筝在树枝间和玫瑰花丛中摇晃着，最后飞上蓝天。那两个人也加入了，他把线递给孩子，觉得有勇气介绍自己了。

“我叫马特，”他说着伸出手。她轻轻地碰了一下。

“艾米，”她停了一下，“这是我的外甥女，黛比。”

“你好，黛比。”

“你好！谢谢你让我的风筝飞起来！”

“不客气。”他环顾了一下，“你们经常来这里吗？”

“有的时候来。”艾米说。

“我觉得我以前见过你。”

她点点头，看着地上。并没有跟他有目光接触。

“天气不错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愿我没有打搅你，”他停了一下，“有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嘿，我请你喝咖啡吧？街那头有家星巴克。”

艾米指指她的外甥女，“我答应跟她玩一会儿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出来散步，过一小时左右我再回来，如果你还没走你会愿意去吗？”

她想了想，“好的。”

他不确信自己听清楚她说了什么，“真的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好吧，艾米，我等着。”

他约女人总是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是什么让自己去强求于她，他希望自己回来的时候她早已走了。

意外，意外，她还在那儿。她家就在不远处，她说。在去星巴克之前，他们把她的外甥女送回家。一路上他们谈话陷入僵局。但他还是了解到，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，她和父亲、姐姐——黛比的母亲一起住。他猜想孩子的父亲早就离开了。

他们要了咖啡和点心，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。她还是不敢看他，而他正好跟她相反，她的皮肤像他正在喝的加奶咖啡。他找机会问她是否有男朋友，她摇摇头。他想都不想就觉得她在撒谎，但后来他又得知她正在和一个住在东海岸的叫戴维的男人有联系，不过，她说的很清楚，这人跟她没什么关系，他在华尔街工作，为他的有钱老爸代理商品。

马特偶然间提到了他前天晚上看过的一部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的电影，她的眼睛亮了。甜美天真的艾米是侦探推理小说、电影

的痴迷者，她的兴趣属于上一代，除了希区柯克，她还喜欢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还有阿加莎·克里斯蒂所有的小说。突然他们的谈话又停止了，他只得硬着头皮找话题。此时他希望自己是个作家，他会尽一切可能去打动她。

他们开始了真正的约会——吃晚饭和看电影。她是个素食主义者，喜欢印度菜，于是他也学着喜欢。他们第一次约会她没有吻他，第二次约会她也没有吻他。事实上，他们约会三个月以后她才允许他给她一个晚安吻。这个感受让人很沮丧——其实非常奇怪——但他觉得她值得他等。他不是总那么天真，他能看到她刻意保持着距离，但他把这看成是她拉美血统的原因，让男人乞求。

他们最终上了床，第一次，她的家人上床睡觉以后，她突然哭了。他很担心，求她告诉他怎么回事，她像个受伤的孩子一样颤抖。她想起了过去的伤痛，她说，她拒绝告诉他内情。他都没想到戴维，她再三表示他们已经结束了。但从那晚开始，他就有种恶心的感觉，在接下去的十八个月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他。

而她是如此的好，好几次她都在他工作时给他送去了自己做的美味午餐，这些都让他惊喜。她只需用她那充满诱惑的笑容便能改变他的一天。

艾米拿走了他的书，管着他的钱，并做得很好。在其他方面她也很出色，他们约会九个月以后，她开始赤裸着躺在他身边。刚开始她只是抚摸他，让他达到高潮，但不让他碰自己。后来她开始到他下面，看着她跟自己如此亲密，那么喜欢把他放在她嘴里，让他为之疯狂。他要她嫁给他，她说，当然，不用多久，你得给我一个戒指，但她总不愿意跟他去买，这让他很疑惑。

接着他撞见她跟戴维在一起。

没什么让他疑惑的了。

马特给橡皮筏充了气，装好了发动机。他抬起头看到了光秃秃的马里布山，他已经在那些明星家的北面了。握着方向盘，他转向西面。他不得不远离海岸，飞机要坠入深水，没有生还的希望，他

需要离海岸足够远，他的降落伞就不会被照到，但是今晚没有月亮——他已经查过了——他把降落伞染成了黑色。

马特带着一个全球定位系统（GPS），在两百英尺内很精确。这天晚上，在他从卡特里纳飞往圣巴巴拉时，这能帮他找到他的船。GPS 现在就能帮他确定两个地方中间的位置。最后他确定了五英里以外的地方——这是离海岸理想的距离，离得越远，对他的橡皮筏上的发动机来说负担越重，但如果再近些，他就可能被发现。

十一点了，船上装着深度指示器，他在水下四百英尺处，他得去浅一点儿的位置。它们就在旁边：上次试水的时候他用了一个，船上的锚只能到两百英尺深，没什么大用，可以对任何局部水流产生阻力，但是不能阻止船漂走。不过，他带上船的锚连在一根三百英尺长的绳子上。他花了几分钟巡视了这个海域，他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让他带来的锚扎入海底的沙子。

马特把两个锚都抛下船。

一分钟后船稳稳地停住了。

他设置了灯的仪表盘，上面装有计时器，天黑了才会打开。他暂时把它们打开——用手动开关——以确保都没问题。灯很亮，闪着红色和白色——圣诞的色彩今年来得早了些，来呼唤他那宿命的雪橇。他希望晚上不会有雾或者低云层，不管是哪样都会彻底毁了他的计划。

马特卸去了伪妆，藏在下面。

他把橡皮筏推下船，爬上去，发动引擎。海浪还不算糟——回到岸边的旅途会很惬意。他一边飞速离开一边回头望了一眼船，他骂自己没有带个充气假人放在甲板上，拿着鱼杆，戴着帽子。现在他有很多好主意。很有可能一艘船经过，想要察看一番。

他知道他登陆的那个海滩，但他故意转到海滩很北的陆地附近——那里没有人——在他转向南面之前。他不想有人疑心地看到他乘着橡皮筏从海上过去。他希望别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渔民。他就想当个普通人，他知道一个普通人死了，没人会在意。